

## 歷史性的男同性戀提倡者現在相信是有可能改變的

--Linda Ames Nicolosi

二零零一年五月九日，曾經在一九七三年引至同性戀在精神病病理分析手冊中被刪除的精神病醫生小組領袖，現在說同性戀有時是可能改變的。

他引起爭議的新研究在五月九日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的年會中引起全世界傳播媒介的注意。

**Robert L. Spitzer**博士的研究是由他部門的研究單位贊助。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精神病學教授和生物測定學的主要教授。



「和大多數的精神病醫生一樣，」 **Spitzer**博士說，「我認為同性戀的行為是可以抗拒--但是沒有人可以真正改變他們的性取向。我現在相信那是不正確的--一些人可以並且真正改變。」

大多數的精神健康協會最近已經發出警告，是關於企圖改變性取向的治療方法。同性戀的幻想作用和情感能被放棄或者被抗拒，大多數的臨床醫生同意這個見解一但認為是不可以改變。

但是在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的年會中的一個小組討論，**Spitzer**發表了一些證據支持他的結論。

他報告訪問了二百個願意描述他們的性和情緒歷史的人，(其中有一百四十三位男士和五十七位女士)，他們更自動報告了從同性戀到異性戀的改變過程。

**Spitzer**博士在科學上所扮演的角色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精神病歷史上所留下的印記。在一九七三年一他領導了一個調查同性戀是否應該從精神治療的手冊被移動的小組。在這歷史性的事件期間，他承擔了尋求在這手冊的不正常病情的目錄中，保有同性戀同性戀項目的心理分析學者的尖刻批評。從此以後，**Spitzer**博士完全相信性取向是不變的。

但是兩年前在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年會的開幕典禮 --在一九九九年-- 他被一群前男同性戀者所吸引，當時他們在通往會場建築物入口舉行示威。

那些示威者正在反對美國精神病學協會最近的決議，這決議使人感到氣餒，因為他們認為把同性戀改為異性戀是沒有可能的事。他們攜帶了標語說明「同性戀能改變 -- 我們做了 -- 問我們！」

其他說，「不要斷言我必須永遠擁有一個正在身體上和精神上折磨我的生活方式。」和「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只求他們的科學研究合乎政治上的需要，他們的做法已經出賣了美國。

一些精神病醫生撕毀了抗議者所給予的文章。但是其他精神病醫生開始靜靜地向示威者提供一些鼓勵的說話。

Spitzer博士是抱著懷疑的態度，但是如果性取向力是可改變的，他決定自己去找尋真相。他進行了一個只有四十五分鐘的電話訪問，親自訪問所有的研究對象。大部分藉著國立同性戀的研究和治療協會和已經被提到他和Exodus，一個為在同性戀取向中爭扎的人而設的服務組織所引介。要成為這研究的對象，病人必須經歷從同性戀到四性戀的重要變化，而且已經有五年時間是實行異性戀。

大部份的被訪對象說他們的宗教信仰在他們的生命中非常重要，而且男人中大約四分之三位和一半的女人在接受研究的時候已經和異性結了婚。大部份人尋求改變，因為男同性戀的生活方式在情緒上不能令人滿足。多數人因為混雜的性關係，狂風暴雨式的關係和他們的宗教價值有衝突，和渴望和異性結婚(或者已婚)。

典型地，在最初的兩年同性戀者的努力改變沒有產生重要的結果。被訪者說他們在回想到自己的家庭和童年經驗時得到幫助，因而理解是那些因素造成他們有性別身份的混淆和他們的性取向。同性的良師關係，行為-治療的技術和團體療法也被認為是特別有幫助的。

令研究人員感意外，有百分之六十七的男士，雖然在他們改變以前很少或者從不感覺女性的吸引，告訴我們他們現在有非常好的異性關係。

差不多所有被訪者，如是男士就覺得自己更有男性的氣概；而女士就會覺得自己更女性化。

**Spitzer**博士的推論和我們一向的看法相反：「一些有高度動機的人，努力作出多種改變，能作在性取向的不同選擇方面作出可觀的改變，而且達成良好的異性戀關係。」

他附帶說明從同性戀到異性戀的人的改變通常不是「也許 / 或者，」而是存在於一個連續性的改變--哪是，同性戀的減少和異性戀的需求開始增加，並且在許多不同的程度上表達了這個人的需要。

但是，**Spitzer**博士說，他的調查結果意味著完全的改變--所有同性戀的幻想和吸引終止。（通常在治療中被視為不切實際的目標）這可能相當不尋常。仍然，當受訪者實際上沒有改變他的性取向時--舉例來說，他們的改變只是動作上的控制和自我身份的認同，但是在是同性還是異性對他們更有吸引方面沒有重要的變化--他們仍然報告在整體的情緒健康方面有進步而且自己是運作得很好。

這研究相信是直到現在為止關於性取向改變的最詳細調查，在它審查了多種同性戀的指標。先前的研究通常只有審查性取向的一個或兩個方面，像是行為和吸引力。評估工具是在紐約的精神病醫生**Richard C. Friedman**協助下完成的。

**Spitzer**博士使用了一次非常有結構性的面談，以便其他有意研究的人，可以完全知道受訪者被問及的問題，而且他們可以選用甚麼答案回應。其他的研究人員現在可以得到完整的資料檔案，包括錄音帶-大約三分之一的面談錄音，（由於受訪者的許可和沒有關於他們的名字的任何資料）要更進一步研究的調查員可以聽這些錄音帶。

他表達了他對美國同性戀研究及治療國家協會(**NARTH**) 的感謝，和對為前男同性戀者服務的**Exodus**表示謝意，「沒有它們這研究是沒有可能的。」

美國精神治療的協會主席，**Daniel Borenstein** 接受華盛頓郵報要求，評論最近發表的**Spitzer** 博士的研究。「有些人認為所有同性戀的

行為也要改變...而且他們嘗試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男和女同性戀者身上」，哪是不適當的，」他說。

**Spitzer**博士同意這研究不應該用來證明強迫別人改變性取向是對的。也不應該用來爭辯我們是否可以否定別人的公民權利。「但是患者應該有權利，」**Spitzer**陳述，「探究他們是否可以有異性戀的可能性。」